

刘心武

揭秘古本《红楼梦》

草蛇灰线 伏延千里 还原《红楼梦》全本的本来面貌



刘心武
◎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刘心武

揭秘古本《红楼梦》

刘心武◎著



人
民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心武揭秘古本《红楼梦》 / 刘心武 著. —北京:
人民出版社, 2006.12
ISBN 7-01-005984-5

I. 刘... II. 刘... III. 《红楼梦》研究 IV. 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0453 号

刘心武揭秘古本《红楼梦》

LIUXINWU JIEMI GUBEN HONGLOUMENG

作 者: 刘心武

责任编辑: 寒 山 孙 涵

文字编辑: 赵 端

装帧设计: 北京旺忘望设计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人 民 出 版 社

社 址: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 编: 100706

网 址: <http://www.peoplepress.net>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08.5 千字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01-005984-5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目录

上编：古本和通行本的故事 / 1

中编：古本《红楼梦》八十回全揭秘 / 23

不读凡例真遗憾 / 25

女娲补天剩余石、通灵宝玉、贾宝玉是三位一体吗？ / 30

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有回前诗 / 39

林黛玉的眉眼究竟什么样？ / 42

四大家族惹人眼 / 45

钟情大士？种情大士？ / 48

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以三种人称灵活叙述 / 52

读不懂第七回，莫读《红楼梦》 / 55

白骨累累忘姓氏 / 58

细抠精选为求真 / 62

从《风月宝鉴》中撷取改造？ / 66

- 史湘云的原型：曹雪芹的一个李姓表妹——脂砚斋 / 70
- “真事隐”后以“假语存” / 76
- “秦人旧舍”越发过露——秦之孝如何演化为林之孝 / 80
- 不可不知的几条脂砚斋批语 / 87
- 莫忽略：得到与谋求差事的贾氏宗族子弟们 / 93
- 小红是贯穿全书的重要角色 / 96
- 六足龟·四月二十六·五月初三 / 102
- 四月二十六日是遮天大王圣诞 / 108
- 金麒麟的奥秘 / 116
- 谁是告密者·如何看袭人·贾母巧夸钗 / 121
- 枕霞阁十二钗 / 130
- 贾母论窗需细品·书至三十八回已过三分之一有余 / 135
- 不可小觑尤氏·李纨也有尖刻时 / 141
- 三个关于欲望的故事 / 147
- 芦雪广不是芦雪庵·薛小妹灯谜诗大揭秘 / 150
- 不要忽略过场戏 / 161
- “零碎杂角”、“无意随手”皆见功力 / 167
- 刺绣复杂的人生图像 / 173
- 从《红楼梦》中选出最美的四个场景，你选哪四个？ / 180
- “红楼二尤”的自救悲剧 / 187
- 或打、或杀、或卖——为什么把“或杀”搁在“或卖”前面？ / 195
- 毛刺·臆油冻佛手·玻璃围屏·官中 / 203
- 风起于青萍之末——小鹊报信 / 215

缺中秋诗俟雪芹·玉田胭脂米 / 223

不稀罕那功名，不为世人观阅称赞 / 231

这两回是否是曹雪芹原笔？如系补作，作者当非高鹗 / 242

下编：对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八十一回至一百零八回的揭秘 / 247

你一定要知道：曹雪芹是写完了《红楼梦》的 / 249

探佚第八十一回 中山狼吞噬薄命女 河东狮吼断无运魂 / 255

探佚第八十二回 谣诼四起官中大乱 封园闭户胆战心惊 / 256

探佚第八十三回 史太君无奈大厦倾 金鸳鸯有志宁玉碎 / 258

探佚第八十四回 平安州事发不平安 洒泪亭鹤唳难洒泪 / 259

探佚第八十五回 暖画破碎藕树削发 冷月荡漾绛珠归天 / 260

探佚第八十六回 勉为其难二宝成婚 似曾相识枕霞出阁 / 262

探佚第八十七回 椿灵抗旨远走高飞 司棋殉情殃及池鱼 / 264

探佚第八十八回 薛宝钗借词含讽谏 王熙凤知命强英雄 / 266

探佚第八十九回 贪高位雨村昧良知 顾大局袭人舍声名 / 268

探佚第九十回 蒋玉菡偏虎头蛇尾 花袭人确有始有终 / 270

探佚第九十一回 霰宝玉晨往五台山 雪宝钗夜成十独吟 / 272

探佚第九十二回 甄宝玉送回贾宝玉 甄士隐默退贾雨村 / 274

探佚第九十三回 卫若兰射圃惜麒麟 柳湘莲拭剑赏梅瓶 / 276

探佚第九十四回 蘅芜君化蝶遗冷香 枕霞友望川留余憾 / 278

探佚第九十五回 玻璃大围屏酿和番 麝油冻佛手埋奇祸 / 279

- 探佚第九十六回 潢海铁网山虎兕搏 榭林智通寺香魂断 / 282
- 探佚第九十七回 宁国府旧账成首罪 荣国府新咎遭抄抹 / 284
- 探佚第九十八回 月落乌啼寒霜满天 食尽乌泣奔腾流散 / 286
- 探佚第九十九回 良儿误窃真相大白 凤姐扫雪痛心疾首 / 288
- 探佚第一百回 狱神庙茜雪慰宝玉 拢翠庵贾芸感诗仙 / 290
- 探佚第一百零一回 巧姐儿遭骗临绝地 刘姥姥报恩如涌泉 / 294
- 探佚第一百零二回 傅秋芳妙计赚令牌 红衣女巧言阻金荣 / 296
- 探佚第一百零三回 靓儿弃前嫌护灵柩 儿儿释新怨守绝密 / 298
- 探佚第一百零四回 哭向金陵凤姐命断 疾走江南宝玉神昏 / 300
- 探佚第一百零五回 瓜州渡口妙玉现身 金山寺下悍王殒命 / 301
- 探佚第一百零六回 空茫大地中秋诗否 白首双星能聚几时 / 303
- 探佚第一百零七回 饥怡红寒冬噎酸齏 病枕霞雪夜围破毡 / 304
- 探佚第一百零八回 神瑛顿悟悬崖撒手 石归山下情榜俨然 / 305

上编

古本和通行本的故事



听过我在中央电视台《百家讲坛》演讲、看过两本《刘心武揭秘〈红楼梦〉》的人士，会注意到我在表述自己的观点时，一再提到“古本《红楼梦》”，以提醒观众和读者，我的研究，使用的是“古本”而不是“通行本”。演讲播出、书发行以后，不断有观众、读者通过各种方式，直接、间接地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：

——什么是古本《红楼梦》？为什么应该读古本《红楼梦》？

——什么是“通行本”《红楼梦》？为什么说“通行本”有问题？

——既然应该读古本《红楼梦》，那么，你能推荐我们一种好的版本吗？

这几个问题问得好。我这本书，就是为回答这三个问题写的。我不是教授，不是专家，只是一个《红楼梦》爱好者，但多年来反复阅读《红楼梦》，也参阅了不少与《红楼梦》有关的书，倒也积累出了一些心得。现在把自己的心得拿出来，与广大的普通读者分享，对我来说，是一件愉快的事；对读到这本书的人士来说，至少是多了一种

可供参考的意见吧。

什么是古本《红楼梦》？为什么应该读古本《红楼梦》？

《红楼梦》究竟是谁写的？经过红学一百多年的发展，现在大多数人形成了共识：是曹雪芹写的。那么，曹雪芹留下他的亲笔手稿了吗？很遗憾，直到现在，我们也没能找到他遗留下的亲笔手稿。曹雪芹去世前，他的书稿没有公开出版过。大家知道，在曹雪芹活着的时候，正式出版的书籍很多，有石印的，有活字摆印的（那时候一般不说“排印”而说“摆印”，因为书坊工人需要照原稿选出字模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摆放），但曹雪芹的书稿却并没有以那样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，而只是以手抄的形式，从一本变成两本或更多本，在小范围内流传。这些手抄本，笔迹当然就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。最初，可能是跟他关系最密切的亲友来抄写，后来，辗转传抄，就更闹不清抄书的人是谁了。早期抄书的人，应该是出于对书稿的喜爱。从别人那里借到一部，读完觉得真好，就想，还书以前，自己为什么不留下一部来呢？于是耐心抄一遍。但到曹雪芹去世以后，这书的传播，就像一滴墨水落到宣纸上，逐渐浸润开来，流传的范围越来越大。这时候就开始有出于商业目的而传抄的人士了，他们可能采取了这样的办法：一个人拿着一个底本（比他们抄得早的一个流传本）念，其余几个人边听边写，这样传抄，生产量就变大了。抄那么多部干什么？拿到庙会上去卖。据说挺值钱的，一部书能卖出好几十两银子呢！到了曹雪芹已经去世差不多二十八年左右的时候，才出现了一种活字印刷的版本，印书的老板叫程伟元。这人在中国的出版史上应该大书一笔，正因为他把所得到的《红楼梦》手抄本变成了活字摆印本，才使得曹雪芹的这部书能够更广泛地流传。印刷本产量大，而成本大大降低，卖起来便宜，买去看的人当然就更多了。

所谓古本《红楼梦》，古不古，分界线就是程伟元活字摆印本的出现，那以前以手抄形式出现的，都可以算是古本《红楼梦》。程伟元通过活字摆印，大量印刷、廉价发行的《红楼梦》，就是“通行本”的发端。当然，因为那也已经是二百多年前的一个版本了，并且处在一个分界点上，所以，讨论《红楼梦》版本问题时，有时也把程伟元的印本，特别是他第一次印刷的那个版本（红学界称做“程甲本”），也算到“古本”的范畴，而那以后，特别是道光、咸丰年间开始盛行的《金玉缘》本，就都不能算古本了。

按说，程伟元把手抄的古本《红楼梦》变成了印刷的通行本，不是做了件大好事吗？怎么你现在总说通行本有问题呢？

有一个情况，是我要向读者特别强调的，那就是：根据周汝昌等红学家的研究，曹雪芹是把整部书大体写完了的，八十回以后，很可能还写出了二十八回，一共一百零八回，整个故事是完整的，把他的总体构思都比较充分地体现出来了，只是还缺一些部件，比如第七十五回里的中秋诗该补还没补；也有一些毛刺没有剔尽，比如究竟把王熙凤这个角色设计成有两个女儿（大姐儿和巧姐儿），还是一个女儿（大姐儿就是巧姐儿）？看得出最后他的决定是只有一个女儿巧姐儿，但他还没有来得及统稿，没把前后各回的文字完全划一，留下了一些诸如此类的痕迹。于是，程伟元的问题就出来了。他主持印刷出版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前八十回，大体是曹雪芹的古本《红楼梦》，但曹雪芹的古本《红楼梦》八十回后的内容，在他印刷出版的书里，完全没有了踪影，却又出现了后四十回的内容。据他自己说，八十回后的内容，是从挑着担子敲着小鼓的商贩的担子上，陆续找到补齐的。但后来的红学家们经过考证，形成了共识：程伟元是请到了一个叫高鹗的读书人，来续出八十回以后的内容的。高鹗这个人 and 曹雪芹一点儿关系都没有，不认识，没来往，年

龄小很多。他替程伟元把书续出来、形成通行本那阵儿，在科举上还没有发达，“闲且惫矣”，但他是一个科举迷、官迷，后来也果然中举，当了官。他的思想境界、美学趣味，跟曹雪芹之间不仅是个差距问题，应该说，在许多根本上，是相反的。所以，我现在要再次跟大家强调：高鹗当然可以续书，他续得好不好是另外一个问题，但他绝不是跟曹雪芹合作写书的人，把他续的后四十回和曹雪芹写的八十回捆绑在一起出版，是不合理的。

程伟元和高鹗合作出版一百二十回通行本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曹雪芹去世已经快三十年了。那个时代小说这种东西，当做“闲书”读还可以，当做正经文章去写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。即使写了，也很少愿意公开署名，甚至明明写了，别人问到，还会难为情，羞于承认。所以，就是高鹗续写后四十回这件事，也并不是程伟元和高鹗自己宣布的，而是后来的红学家们考证出来的。那个时代对小说这种“稗官野史”的著作权根本是不重视的，程伟元印书卖书，他显然只遵循三个原则：第一，有人爱看，爱买，能赚钱；第二，书的内容显得完整，特别是讲故事的书，必须有头有尾；第三，安全，别惹事。根据这三个原则，他选择了已经在社会上流传了二三十年的手抄本《红楼梦》来印刷推广，又找到高鹗来写八十回以后的故事，形成了这么一个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。高鹗的续书除了将故事写完整，使全书有头有尾外，对程伟元来说，最大的好处是避免了大悲剧的结局，到最后把悲剧转变为喜剧，这样就比较安全，不至于坠进当时相当严密的“文字狱”罗网里。他们在合作中，为了让前八十回将就后四十回，还对前八十回进行了大量的删改。上面提到的“程甲本”，是程伟元头一次的活字摆印本，对前八十回的文字改动得还少一些，第二年因为书卖得好，再加印，加印前又改了一次，那就更伤筋动骨了，许多地方的改动已经不是为了“前后一致”的技术

性考虑，而是为了削弱前八十回的批判锋芒的政治性考虑。为了他们的“安全”，当然也就顾不得原作者的什么思想境界和审美追求了。这个第二次印刷的本子，后来被称做“程乙本”。这个“程乙本”从那以后一直到二十几年前，以各种形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，一般人对《红楼梦》的印象，也就是对这个通行本的印象。因此，从程伟元开端的一百二十回《红楼梦》通行本，就可以说亦功亦罪，功在于不管怎么说，将曹雪芹的前八十回流布开了；过呢，则在于使后来的许多读者简直不知道那后四十回根本与曹雪芹无关，而且还大大违背了曹雪芹的原笔原意！

那么，一定有人要问了：程伟元当年用来进行编辑、摆印的那部手抄本，究竟是一部只有大约八十回的古本呢，还是有八十回以后内容的古本呢？他究竟是真因为拿到手的只有大约八十回，觉得不完整，印出来不好卖，才找高鹗合作（有人认为后四十回续书其实是他跟高鹗一起策划、编写的，如果高鹗有署名权，他也该有）弄出一百二十回本子的呢，还是他得到的根本就是八十回后内容的古本，由于政治性的考虑，才舍弃了八十回后的内容，另张罗出了不会惹事的后四十回来呢？这个问题很难求证。在周汝昌先生与兄长周祐昌、女儿周伦玲联合校订的《石头记会真》第十卷中，收有一篇周汝昌先生的长文《〈红楼梦〉全璧的背后》，通过详细论证，提出了他的独特见解，概括来说，一百二十回印本的推行是一个政治阴谋，是乾隆朝负责文化管制的权臣和绅亲自过问、安排的，是考虑到这本书既然已经在社会上流传，加以严禁已很困难，莫若将具有反叛性的前八十回加以改动，然后用“回归正统”的后四十回将其性质改变，这样再在社会上流传，就对统治者无大碍了。周先生的这个判断，值得参考。

说了这么多，我的意思无非是强调两点：

——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《红楼梦》不是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；

——读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要读古本《红楼梦》。

那么，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古本《红楼梦》，究竟有多少种呢？

大体而言，基本可信的古本《红楼梦》，有下列数种：

(1) 甲戌本

这个本子的全名是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。

甲戌年指的是乾隆十九年（公历1754年），那一年曹雪芹还在世。这个本子正文里有“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”的句子。后来这个本子在社会上辗转流传，到晚清时候被一个叫刘诤福的官僚收藏。他很看重这个本子，但后来世事沧桑，他的藏书在旧书店出现，上世纪初被胡适买到，但那已经是个残缺的本子了，一共只有十六回（不是从第一回到第十六回，而是只存一至八、十二至十六、二十五至二十八各回）。尽管胡适一度认为《红楼梦》价值不高，但对这个残本还是非常珍视的。周汝昌还是个不知名的小青年的时候，在报纸上发表了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看法的文章，胡适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，但丝毫没有以权威自居，不是嗤之以“外行”，而是平等地与周汝昌讨论。后来周汝昌知道胡适手里有一部别人都看不到的古本，斗胆借看，没想到胡适竟慨然借予，那就是甲戌本。周汝昌真是喜出望外，于是不但精读，还跟哥哥周祐昌一起录了一个副本。后来解放军围住北京，周汝昌就主动把书还到胡适家，胡适家里人开门接过了书，没几天，胡适就被蒋介石派来的专机接到台湾去了。胡适上飞机的时候，只带了两部书，其中一部就是这个甲戌本。

胡适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没有选择留在大陆，而是去了台湾。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就从批判俞平伯的《红楼梦研究》开始，逐步把政治批判的靶心引到胡适这个大目标上。那时候周汝昌已经出版了《红楼梦新证》，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，他是在胡适的《红楼梦考证》的基

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研究。有可靠的资料证明，胡适在境外看到《新证》后，非常赞赏，认为周汝昌算是自己的一个有成绩的弟子。当时印出来的《新证》上，有对胡适大不敬的言辞，比如称胡适为“妄人”，后来大陆报纸上又出现了周汝昌批判胡适、跟胡划清界限的文章，有人告诉胡适，胡适并不在意，他说他知道那是不得已的，仍然对周汝昌的研红寄予厚望。

又过了半个多世纪，有些年轻人不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，翻出旧书旧文章，觉得周汝昌先生怎么能那样对待恩师胡适呢？这就说明，即使是近几十年的事情，如果不“揭秘”，人们也会被表象所蒙蔽。好在当年负责《新证》出版的编辑文怀沙先生在我写这段文字时还健在，他在2006年已经九十六岁高龄了，竟还能坐越洋飞机到美国访问，我有幸在纽约跟他晤面，他对我细说端详：原来，《新证》的书稿是寄给一家出版社被退稿后，辗转到了他手里的，他拿到看了后觉得非常值得出版，但那时候胡适是个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物，书稿里却多次正面或中性地提到胡适，怎么办呢？他也来不及跟周汝昌商量，为出书不犯“政治错误”计，就大笔一挥，将“胡适先生”改为了“妄人胡适”。说到这儿他顽童般呵呵大笑，其实他选择“妄人”还是有他的心机的，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罪名里，其实并没有“妄人”这样一个符码，他故意不改成“反动分子”、“反动文人”等字样，而以一个貌似大不恭其实玩笑般的“妄人”，来替周汝昌逃避“美化胡适”的指责。现在的年轻人看到这里，该多些对历史情势复杂诡谲的认知了吧？

周汝昌先生自来是个专心做学问的人。在日本占领天津时期，他不去就业，关在家里闭门读书、钻研，这应该是爱国的表现。后来日本投降，中国军队进城了，他非常兴奋地跑出家门，到街道上去迎接中国人的队伍，还写了文章，刊登在光复后的天津报纸上，里面有“箪食壶浆，

以迎王师”的句子，于是后来也曾有人向他发难：你为什么去欢迎国民党的军队？因为那时候共产党的军队接收的是东北的城市，天津是国民党军队接收的。一个知识分子，在日据时期不去替日本人做事，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光复以后去激动地迎接中国人的军队，他错在什么地方了呢？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日趋缓和与正常化发展，传媒也开始正面宣传国民党1937年至1945年的对日抗战，现在的年轻人，恐怕也就理解周汝昌先生当年“迎王师”的心情了吧？

但上面提到的那种情况，也确实说明，在中国，有一批周汝昌先生那样的知识分子，他们懂学问，却不谙政治，你要求他具有超前的“政治水平”，是否太苛求了呢？

1954年批判俞平伯《红楼梦研究》的政治运动刚开始的时候，周先生还不怎么紧张，因为他跟俞先生的观点自来不同。俞先生对《红楼梦》大体是当做纯美的东西来欣赏、品味，周先生大体来说注重揭示《红楼梦》的历史与家族背景。他的《新证》里篇幅最大、收罗资料最全的就是《史料稽年》。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说明，《新证》一出，毛泽东看到后就是喜欢的，这部书成为他的“枕边书”之一。到了晚年，他更让把其中的《史料稽年》部分印成线装大字本，以便随时翻阅。周恩来总理肯定是知道这一点的。“文革”时中央系统的文化人全给送到湖北“五七干校”劳动，并宣布他们将永远在农村里落户，周汝昌先生当然也去了，却在仅仅去了一年以后，忽然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一纸调令，独将他一人调回北京“备用”。这对周先生本人来说自然是个喜剧，对我们后人，特别是现在和以后的年轻人来说，应该是个启示：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，其个人命运完全是由政治因素来左右的。

把这些背景搞清楚了，也就不难理解，当批评俞平伯的事情发展成为批判和清算胡适的时候，周汝昌为什么会紧张了。现在某些年轻人查